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

說林訓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挽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為帝者也。曹氏之裂布。蚩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屨者淺矣。然待所不屨而後行。智所知者

張賓王曰起
疏勁



福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游者以足蹶。以手拈。不得其數。愈蹶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毋貽盲者鏡。毋予蹇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椎固有柄。不能自椽。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狗彘不擇甌甑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螻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騅禮。能有脩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

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鬪。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以瓦鈺者全。以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拙。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

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於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水火相憎。鱉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昌羊去蟪虱而來蛉窮。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璧瑗成器。磬諸之功。鑊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

而強弩藏。蚩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爲正。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絺。冠則戴致之。絺則屣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况疏遠乎。

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撩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撩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璞塞江也。甃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駘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人莫不奮於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

逮日歸風。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終日之言。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昇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牛蹠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舌之與齒。孰先礪也。錐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

也。今鱷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聾者不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爲謀。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

不可食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蒿苗類絮。而不可爲絮。麋不類布。而可以爲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羊肉不慕螳。螳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

張賓王曰喻
在乎鍾克而
磬音章矣

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
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
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射
者儀小而遺大。治鼠穴而壞里間。潰小炮而發痲疽。
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榛巢者。
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堙防。便也。王子慶忌。足躡麋
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
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爲

之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
兒矜。以類相慕。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
虎豹之文來射。蝮狄之捷來乍。行一棊。不足以見智。
彈一絃。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
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
測。惑矣。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
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
粹白。璧有考。不得爲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
憎神巫。盜賊之輩。醜吠狗。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

張賓王曰不
見可悅使心
不亂

之稷。易爲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於聰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秦通峭塞而魏築城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環可以喻負。不可以輪。條可以爲纆。不必以紉。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鷲鳥不雙。

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於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枝格之屬。有時而弛。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未嘗適。亡其適。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蠶食而不飲。二十三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

張賓王曰紂
之病也而鹿
臺鉅橋人擬
寶以歸矣

飲三日而死。人食礮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揚堞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翬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鑽不焦。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蠶象之病。人之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爲一也。一膊炭燻。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燻。去之十

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有以飭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罟者扣舟。罩者抑之。罟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鬪於大國之間。兩鹿不鬪於伏兕之旁。佐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陰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

笠。或謂登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子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堞之也。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爲。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

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藿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爲則議多。事固苛。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欲觀九州之士。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上。則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齒。太山不上小人。旁光

張賓王曰此
坡公可與悲
也天院乞兒伍

不升俎。駟駁不人牲。中夏用箠快之。至冬而不知去。寒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於環帶一也。獻公之賢。欺於嬖姬。叔孫之知。欺於豎牛。故鄭詹人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

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屨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善用人者。若蚘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清醜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在於杼軸。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馱黼在頰。則好。在頰則醜。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馬齒非牛蹠。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燒薰於宮。

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再生者不獲華。大旱者不胥時落。毋曰不幸。甌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爲驚。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蠱爲蝮。子子爲蜚。兔齧爲蟹。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麝燭掬。膏燭澤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

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爲惡。雖欲謹。亡馬不發。戶麟。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山雲蒸。柱礎潤。伏苓掘。兔絲死。一家失燧。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甌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

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况人乎。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心所說。毀舟爲枵。心所欲。毀鍾爲鐸。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心以利溺人矣。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騏驥驅之

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琴。不可聽。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赤肉縣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蠶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

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捨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寅丘無壑。泉源不溥。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

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墮。而兩人傷。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烏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蝮蛇螫人。傳以和董則愈。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逾易恐也。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

張賓王曰愚
公之移山此
其類

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隋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

及○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治○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數○之○則○弗○中○正○在○疏○數○之○間○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楊○子○見○遠○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

雖近弗射。其當道。雖遠弗釋。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
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
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
多。西施毛嫵。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
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
而立功。涘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臨菑之女。織紵而
思。行者爲之悖戾。室有美容。繒爲之纂繹。徵羽之操。
不入鄙人之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過府而負手者。
希不有盜心。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晉陽處

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捩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木
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
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高。尾生
之信。不如隨牛之誕。而又况一不信者乎。憂父之疾
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

茅鹿門曰說林多勦諸家之說頗漫故無評臨

損益利害禍
福之類相為
倚仗是非功
罪之相反亦
天下至理唯
心之至明者
能識之通篇
不外此意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人間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

禍福等類皆起於微小

張賓王曰以上總

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之。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隣。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

明此三者則損益利害禍福洞然矣
張賓王曰以下分
張賓王曰極言世態之變

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旣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

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綖。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

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

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迫頤。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

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

聖人與人不同唯其神明也

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温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

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嘯。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嘯。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

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况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謂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與天下

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之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

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投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弊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

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

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

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黠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黠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

張賓王曰奇
論

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螿皆得。

張賓王曰即
上一事作此
轉亦奇

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

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

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

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

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

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稽

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

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人。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魏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

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宰相與謀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

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斃。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

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

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慮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

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

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

芻。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而見

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以爲遲者。反爲

前幾段皆此
意也後又是
一意見神聖
能知此道

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剡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燿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懸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九江而漸荆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澆者多矣。諸御鞅復於簡公曰。

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而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

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蚤蝨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

前所謂術者
至此方露

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骭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

而絺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箠也。且塘有萬穴。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劔之折也。必有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郢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

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獵。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

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刃。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

此早見識微
非聖人不能

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
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
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
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
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
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
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
蒙公楊翁子。將築脩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
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

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
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
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
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
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
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
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
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羸弱服格於道。
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

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穀。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

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見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禮。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

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入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圍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

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徐朝。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

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藿。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滌。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嘗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

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

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欽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

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陰暍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

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

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賞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

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

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擗。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

張賓王曰用
前體製收前
數十段妙

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

立。謹。於。天。下。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

盤。罪。威。王。而。出。奔。刑。者。遂。襲。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踣。足。而。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潛。於。骨。髓。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

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睛。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張賓王曰。以性道事變。總起中歷。歷數利害。損益功罪。予奪遠近。親疎微著。等相反相合之微。幾而總收之。蓋鴻烈之極。有局者。

